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五

周禮折衷上下篇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注正長也宮正主宮中官之長伯亦長也賈上大宰至旅下士總御羣職故為上首自此宮正以下至夏采六十官隨事緩急為先後故自宮正至官伯二官主宮室之事安身先須宮室故為先也

自膳夫至腊人皆供王膳羞飲食饌具之事人之處世在安與飽故食次宮室也自鑿師以下至獸醫主療疾之事有生則有疾故醫次食饌也自酒正至宮人陳酒飲肴羞之事醫治既畢須酒食養身故次酒肴也自掌舍至掌次安不忘危出行之事故又次之自太府至掌皮並是府藏計會之事既有其餘理須貯積或出或納宜計會之故相次也自內宰至履人陳后夫人已下內教婦功婦人衣服之事君子明以訪政夜以安

息故言婦人於後也夏采一職記招魂以其死事故於未言之也此官正分下宮伯鉏俱訓為長其義則異若宮正則主任王宮卿大夫士之身故為宮中官之長故其職云以時此宮中之官府故宮伯所掌者亦掌之故言正長也宮伯云長者直主宮中卿大夫士之適子行其秩序授其舍次之事亦得為長故云伯長也宮正上士二人為官首中士四人為之佐下士八人理衆事府二人主藏文書也史四人主作文書胥四人為

什長徒四十人給徭役諸官躰例言府史胥徒之義皆然不可文文重釋他皆放此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此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折而比之

鄭時四時比較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王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令其所居尋叛鄭司農云爲官府次舍之叛圖待待比也夕莫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

爲其有解惰離部署又云析戒守者所擊也賈此時是尋常事故爲四時解之先鄭於八成注版名籍圖地圖後鄭謂版其人之名籍增成先鄭義也荆公戒戒其怠忽糾糾其緩散令使爲之禁勿爲也

鶴山先生云時以四時解恐拘次舍則暫止之地今之客次吏舍亦此義左氏又立一例謂一宿爲宿再宿爲信三宿爲舍恐亦未然又因版爲名籍說鄉黨式負版者傳法以版爲民

數故式之棊夢得燕語却以負版爲儀禮衰辟領負版之制言接凶服者式之皆指凶服亦是一說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注謂辟領及褻濶中尺六寸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則辟領之長與衰齊衰用三升布則負與辟領之布亦三升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先鄭故謂禍災令宿宿衛王宮後鄭故凡非常也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廢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謂諸侯也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者令宿之事蓋亦存焉賈後鄭引文王世子文是諸侯法也諸庶一也於諸侯則爲庶子於天子則爲諸子彼鄭注倅謂副倅之倅云國有大事寇戎之事

鶴山先生云大事不止祀與戎而鄭拘此一語凡大事盡以爲祀與戎恐未該

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滯怠與其奇衰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鄭司農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稽猶考也計也功吏職也緒其志業幾又云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官司馬殿門也後鄭謂幾荷其衣服持操及踰數者稍食祿稟滯於濫怠解慢奇衰譎觚非常五人為伍二伍為什會之使輩作輩學鄭司農云道謂先王所謂教道民者藝謂

禮樂射御書數賈外人謂男子內人謂婦女稍食則稍稍與之祿廩其與之米廩可譎觚非常者兵書有譎觚之人謂譎詐桀出觚角非常先鄭謂道若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道則師氏三德三行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亦保氏職文也

鶴山先山曰稍食則稍稍與之者謂各以等差稍稍給之荆公謂平班其稍食非是祿廩從米謂祿米祿廩從米謂貯米之所義各不同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
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
聽政令

鄭行事吏職也使居其處待所為賈稍
食宮中官府等月祿行事吏職當考知
功過大事在祀與戎不得去部所守而
聽待政令

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
中則執燭

鄭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
鄭司農讀絕句云禁凡國之事蹕國

有宮正為王執燭也王當出則宮正主
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宮正
主為王於宮廟中執燭後鄭謂事祭事
也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祭先公先
王於廟中隸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
燭以為明春秋傳曰有大事於太廟又
曰有事於武宮

鶴山先生曰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
稷在宮中中門之外則天子三朝皆
可謂之廟亦可稱宮先後鄭謂蹕如
漢之填街蹕猶今之敬言蹕也亦謂之

清鞭論語執鞭之士即此鞭從革而
蹕本從通因舉三礼辨謂六官之掌
蹕者甚多不知康成何故專指隸僕
所掌蹕宮門廟門者閤人也爲內人
者蹕內豎也率四夷之隸守正門蹕
者師氏也若祭山林則脩除且蹕者
山虞也祭則守其屬禁而蹕者典祀
也大喪及諸臣葬于墓而爲之蹕者
冢人也蹕宮中之事者隸僕也邦之
大事使其屬蹕者大司寇也國之大
事使其屬蹕者小司寇也諸侯爲賓
則率其屬而蹕王宮者士師也大軍
賓喪祭則帥其屬夾道而蹕者鄉士
也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帥其屬而蹕
者遂士也賓客居館則帥其屬而爲
之蹕者訝士也盖蹕所以禁止行者
各隨其職而用之則宮正蹕於宮中
明矣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鄭廬倚廬也舍聖室也雜記曰大夫居
廬士居聖室賈倚廬者謂於路門之外
東壁倚木爲廬聖室者舍對戶故爲聖

室亞室者兩下為之與庠異故多亞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庠者親謂大功已上貴謂大夫已上疏者賤者居亞室者疏謂小功總麻賤謂士引雜記是諸侯之臣禮不辨親疏貴賤而別其遠近並為天子之臣也

鶴山先生云三年之喪自天子至于庶人無貴賤一也故謂之通喪豈可謂貴者服輕賤者服重鄭賈說未然宮伯掌王宮之上庶子凡在版者

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後鄭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賈宮伯掌王宮中卿大夫之適子庶子士之適子也凡在版者子弟皆有名籍荆公謂士則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未為士者也上言士下言庶子則包國子之未為士者矣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故君臣國家休戚一躰上下親而内外察也

鶴山先生云周制宿衛王宮皆以公

族公卿大夫之子弟為之故曰士至漢宿衛周廬為郎以宮廊得名故漢署郎有四以入貲為郎如張蒼者號山郎疑若今之抵產非入錢也繼有納粟為郎有久次為郎如馮唐後因武帝推恩諸侯王子弟乃有父任為郎凡四色亦皆士大夫不知後世以三衙為衛宿

又云漢初蕭何朔未央宮按三輔黃圖宮中有三十六殿高祖又朔長樂宮至武帝於南山一邊劫耳泉長

揚五柞共為五宮統在此闕東闕內皆宮也

又云漢制自公孫弘以前如貢禹張禹雖為公卿而其子無官桑洪羊為御史大夫亦以其子無官怨望惟公孫弘以宰相封侯後乃有子嗣為侯學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鄭秩祿廩也叙才等也作徒役之事太子所用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徽候便也鄭司農云庶子衛王宮在內為

次在外為舍後鄭謂次其宿衛所在舍
其休沐之處賈謂庶子衛王宮先鄭意
內外次舍有所隔絕而三禮辨謂稱士
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於大胥職所
謂學士也稱庶子者公卿大夫之庶子
於諸子職所謂倅也在掌客職則謂之
庶子而禮職諸侯之大夫其躰亦不輕
矣古者公卿大夫之子弟元士之適子
未世其爵者則又使之偕衆子以衛王
宮焉重之至也秦周廬設卒不以士庶
子為之非聖人之法此所以有望夷之

禍

告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今之月終則均秩
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鄭謂王宮之士庶子於邦有大事或選
當行賈事亦謂寇戎之事作起也謂起
宮中之衆使士庶子行則宮伯戒令之
月終則均其祿廩與宮正與稍食亦一
歲終則均叙與宮正異彼宮中官府故
會其行事此其子弟故均其叙以時班
衣裘夏時頒衣冬時班裘有功即賞有
罪則誅也

膳夫掌王之食飲食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鄭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
味者凡養之具大略有四賈膳夫掌王
之食飲者此一經以其職首故略舉其
目下別叙之以養王及后世子者舉爵
而言其實羣臣及三夫人已下亦養之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
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
甕

鄭進物於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
之饌也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羞出於
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公食禮
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物數
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
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
膾也醬謂醢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
十甕以五齏七醢七菹三膾尼實之醢
人共齏菹醢物六卜甕鄭司農云羞進
也六穀稌黍稷粱麥苽雕胡也六清水
醬醴醕醫醢賈進物於尊者曰饋鄭注
王府云通行曰饋羞出於牲及禽獸者
釋經羞用百有二十品此庶羞皆及於

牲及禽獸案公食大夫下大夫十六豆
中從腳臄臄已下皆出於牲不見有出
禽獸者上大夫加以雉兔鶉鴛此則出
禽獸也以其有牲及禽獸故云備滋味
之庶羞也內則云雉兔鶉鴛四豆添前
十六則是二十是上大夫禮天子諸侯
有其數此經云百有二十是天子有其
數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三十二子
男二十四是諸侯有其數也天子諸侯
之數皆從上大夫二豆上加之內則云
牛脩及爵鷄蜩范芝栢已下三十一物

鄭注云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天子羞
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八珍謂淳
熬已下皆內則文淳熬煎醢加于陸稻
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醢加于黍
食土沃之以膏曰淳母母模也炮取豚
若拌封之剝之實棗於其腹中徧萑以
苴之塗之以堊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
手以摩之去其皝為稻米糴洩之以為
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
小鼎鄴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
二夜毋絕火而後調之以醢醢擣珍取

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腴每物與牛若一
捶之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齧偏
荏布牛肉馬膾桂與薑以酒諸上而鹽
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肝膾取狗肝
一幪之以其膾濡灸之舉焦其膾不羶
也是為八珍彼有糝與餈彼是羞豆之
實非珍故不敢云醬謂醢醢也者醬是
總名知醬中兼有醢醢者經云百有二
十甕醢人共醢六十甕醢人共醢六十
瓮鄭司農云六穀知有稌黍稷梁麥苽
者據食醬而知苽雕胡者南方見有苽

米醢

良醫醫醫

鶴山先生云饋上下通用後鄭於此

言進於尊者曰饋玉府注又云通行

曰饋自無定論如此者不一六牲本

用馬牲狗牲今宗廟中不用此二者

熙寧間有人建議用馬牲竟不行此

一節言王子備物之享第詩書皆無

及此禮者周禮一部可疑此亦其一

王荆公專本此意以人主當享備物

極至童貫王黼專剏應奉司以啓人

主侈心禍至不可勝言學術誤國原

於康成先儒未有發此義者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受祭始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

鄭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賈一曰食有三時同食一舉鼎十有二案聘禮致饗餼注飪一牢鼎十有二是也牢鼎九在西階前云牛羊豕魚腊腸胃司鼎膚鮮魚鮮腊云陪鼎二者當內廉腳臄臄並陪

牛羊豕鼎後是也云亦九俎者陪鼎三腳臄臄者謂庶羞在於豆唯牢鼎之物各在俎故云亦九俎案趙商問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為三牲備焉商案玉藻天子日食小牢朔月太宰鄭答云禮記後人所集王制之法與禮違者多當以經為正此周禮周公太平法玉藻據衰世或異代故與此不同案六司樂云王大食皆令奏鍾鼓大食是朔食日舉之樂不言之殷祭肝周祭肺但祭肺有二種一者名為舉肺亦名離肺此為食而

有也二者名為祭肺亦名肺此為祭而有也王將食必祭先膳夫授之備火齊不得膳夫品皆嘗之王乃食天子徹食作樂樂章未聞惟祭祀雍以徹造後鄭云作也先鄭云徹置故處皆謂造食之處即厨也

鶴山先生云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凡祭皆祭先造食者今士大夫此禮已廢惟公燕開酒先酌於地近之釋老二氏飲食尚先祭三禮辨陪鼎三腳音香牛臠也臠許云切羊臠也臠許堯切豕臠也牢鼎九所謂俎實也陪鼎三所謂豆實也皆所謂羞也荆公品嘗食養至尊當慎故也其所防也微矣

王齋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禮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齋必變食賈齋必變食謂加牲躰至三大牢大荒凶年大禮疫癘天戕日月晦食地戕崩動大故寇戎之事司農云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

君為之不舉此經數事不舉司農意謂不舉樂但此膳夫不舉在食料之中不舉即是不殺牲二義俱備荆公祭祀之齋不御於內不聽樂不飲酒不膳葷不以哀樂欲惡貳其心又去物之可以昏憤其志意者而致養其氣躰焉然後可以交神明矣大荒大喪大禮天地有哉邦有大故不舉者王以能順承天地和理神人使無戕害變故宜饗備味聽備樂今不能然則宜貶損而不舉

鶴山先生云葷本只是薑桂韭薤之

類今却以為葷腥猶國有故則天子素服減膳今却又有素食之說荆公所謂宜饗備味聽備樂亦非三伐王者之言此所以開蔡京王黼輩享上之說

正燕食則奉膳贊祭几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

賈案玉藻天子與諸侯相互為三時食奉朝之餘膳則一宰分為三時所贊祭者牢肉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日中與及皆祭牢肉案玉藻諸侯夕深衣祭牢肉

玉與賓客禮食於廟賓在戶牖之間王在阼階上各有饌皆設俎故亦有胙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鄭司農云稍事謂非日中大舉時而間食謂之稍事膳夫主設薦脯醢玄謂稍事有小事而飲酒賈脯醢是飲酒肴羞非是食饌若大夫以下燕食有脯無膾王燕飲食則為獻王掌后及世子之膳羞鄭司農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為主君不敵臣也燕義曰使宰夫為獻王臣莫敢與君亢禮賈王日一舉注鄭以后

與王同庖不言世子則世子與王別牲亦膳夫所掌

凡肉脩之頒賜守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

鄭司農云脩脯也後鄭謂致福為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又云膳夫受之以給王膳以羔鴈雉為摯見者亦受以給王膳賈加薑桂銀冶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謂之脯諸臣自祭家廟致祚于王而云致福者凡祭祀主人受福若與王受福然知諸臣有致胙法

者左氏昭六年子產云祭有受服歸服
彼注云受服謂君祭以肉賜大夫夫歸
謂大夫祭歸肉於公也


鶴山先生云文王廟在豐武王廟在
鎬以文武胙賜齊道理甚遠不知如
何致

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鄭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頒賜諸臣則
計之荆公至尊不可以有司法數制之
世子則唯膳正禮可以不會膳禽則燕
食之膳也與其飲食及服皆會則所以
防荒侈故也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鄭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
卜曰曰牲鄭司農云大獸麋鹿能齧野
豕兔六禽鴈鶉鷄雉鳩鴿云謂獸人冬
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
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六摯宜為
羔豚犢麋雉鴈凡鳥獸未孕曰禽司馬
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賈六畜者馬
牛羔豕犬雞謂夏官校人地官牛人春
官雞人秋官犬人冬官豕人總送六畜

與比庖人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禽
中有羔雉狐綏綏牝雞無晨禽獸通稱
鶴山先生云古注取包肉之義謂之庖
庖字從恐非包肉蓋火化始於宓犧
氏厥初茹毛飲血宓犧始取物墜塗而
炮之所以謂之庖犧氏犧亦取牛旁
凡其死生羶羶之物以共主之膳與其薦
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
鄭凡計數之羞亦進也備品物曰薦致
滋味乃爲羞王言薦者味以不褻爲尊
鄭司農云鮮謂生肉羶謂乾肉好羞謂

四時所爲膳食若荊州之鱧魚青州之
蟹胥者雖非常物進之孝也賈謂四時
之間非常大食礼器云大饗食其王事與
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苟可薦者
莫不咸在荆公共祭祀之好羞者先王
先公及先后夫人平生所好祭祀則持
羞之事士如事存之意夫齊則思其所
嗜則其祭也可以不羞其所好哉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鄭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禽獸獻禽於賓
客獻古文爲獻杜子春云當爲獻賈凡

喪未葬已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法今言共喪紀庶羞者謂虞祔之祭乃有之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哭在寢明日祔於祖廟舉前後虞祔則卒哭在其中賓客之禽由主人獻之鶴山先生云死而未葬無几筵無薦羞以其躰魄在此生者可以用几筵字或賜之筵或後之几是也始死只說奠有朝夕奠朔月月半則謂之殷奠奠亦無庶羞却是祭當有虞祔之後不當言於始死之時今人用庶羞之奠與几筵字畫錯且為孔子廟只使得奠字使不得祭字今謂之丁祭亦非釋奠字只見於祀記不見於他經二漢以前亦無釋奠字然却未至大誤非報功使祭字不得

凡令禽獻以饋授之其出人亦知之

鄭今令獸人也禽獸不可久處賓客至將獻之庖人乃令獸人取之必書其所當獻之數與之及其來致禽亦以此書校數之至于獻賓客又以此書付使者展而行之掌客乘禽於諸侯各如其命

之數聘禮乘禽於客日如其饗餼之數
上中則二雙賈掌客乘禽於諸侯各如
其命之數上公九命日九十雙饗餼五
牢日五雙士七日則二雙皆謂作介時
上爵一日則一雙禽獻不以命數中間
也故言間日則二雙

鶴山先生云古人春不毀胎卵又數
呂不入汚也取禽獸有時節其法禁
甚嚴然國客之至不可以時物賓客
禽獻之事至九十雙七十雙之類不
知如何區處此不可曉

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脍鱠膳
膏臊秋行犢麇膳膏腥冬行鱸羽膳膏膾
鄭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司農云膏
香牛脂也以牛脂和之脍乾雉鱠乾魚
膏臊豕膏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
豕膏鮮魚也羽鴈也膏膾羊脂也玄謂
膏腥雞膏也羔豚物生而肥膾與麇物
成而充脍鱠燂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
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充盛爲人食
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
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

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賈此經四時所
膳者皆取所賊死之脂膏火賊金即膏
臊犬膏也不得云北方之膏杜子春膏
臊犬膏者是也膏腥豕膏也者非也以
其秋行犢麋秋時金王金剋木雞屬東
方木則膏腥雞膏也不得爲豕膏用休
廢之脂膏者五行王相相剋春水王火
相土死金囚水爲休廢夏火王土相金
死水囚木爲休廢已下推之可知王所
勝者死相所勝者囚新謝者爲休廢言
然向來之所膳膏者皆是死之脂膏鄭
以休廢言之也荆公膳用牛膏牛上畜
也春水用事則助養脾也膳用犬膏犬
金畜也夏火用事則養肺也膳用雞膏
雞木畜也秋金用事宜助養肝也膳用
羊膏羊火畜也冬水用事宜助養心也
鶴山先生云鄭說非荆公說是呂成
公云自傳註盛行人都不看經亦爲
時王所尚列於學官科舉以取士漢
唐以至國初惟古注是從如當仁不
讓於師寧取落韻不取違古注至程
張歐蘇方破口斥傳注之尤前此周

易有多少解說列於學官者止用王
弼唐人以論語應舉謂之習何論王
子雍排鄭康成劉鈺排杜元凱其說
其當亦何曾行孔穎達又每科舉之
辨又有學究一科全是念傳注謂之
貼經

歲終則會牲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鄭膳禽四時所膳禽獻加世子可以會
之賈上膳夫職所掌者是其正此禽獻
者是其加世子可以會故歲終則牲王
及后之膳不會世子則會之矣

鶴山先生云加籩薦豆則禽獻為加
一可知加則牲王及后不會世子則會
以防太侈

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
事辨舛各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鄭割肆解肉也烹煮也煎和齊此五味
舛名脊脊有臂膈之屬肉物載燔釋文
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賈
舛名紫少牢解羊豕前舛肩臂膈後舛
膊脰又有王脊脰脊橫脊又有短脊正
脊代脊是其舛二十一舛肉物紫公食

大夫禮十六豆有載載謂切肉少牢王
婦獻尸以膳從傳火曰燔百品庶羞之
屬

鶴山先生云肆託歷反取剔義然只
從本字亦有肆陳於鼻俎之意亨字

本作會音香音亨音並同楚攻挈爾
牛羊以往烝嘗或割或亨作香字或

肆或將祝祭于祊音

膳羞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候饋共后及世子之

鄭先進食之時恒選擇其中御者百羞

者則庶羞百二十醬物者即醬用百一

十甕珍物者諸八珍之類俟待也內饗

恒預選知當王意所欲者以待饋王后

世子直言共不言饋者膳夫饋王不饋

后世子此內饗言共是親饋故鄭云膳

夫掌之是乃共之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猶羊

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鱗色而沙

鳴豕豕盲眊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

鄭腥臊羶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

則所謂者皆臭味也冷毛毛長總結也
饒失色不澤美也沙澌也交聽腥腥當
為星声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
臂毛有文鄭司農云猶朽木臭也蝼蛄
姑臭也杜子春云盲視當為望視賈此
經腥有二字鄭不破腥臊之腥宜破交
睫腥之腥鄭答冷剛重牛之牯牛在手
曰牯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此馬亦然故
言般臂朽木蝼蛄皆臭物此皆不利人
故禁之

鶴山先生云古人格物之精如此般

臂傳王以為般般然此般字賈誼弔
屈賦用顏師云般從舟不從舟交睫
腥鄭以為肉有米似星鄉在靖州人
或告以屠所市豕肉不可食者問其
故則云夜於星下飼豕則肉上盡有
星如米狀此不可食索而觀之信然
乃知康成之言有所據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烹之事凡燕飲食亦
如之凡掌共羞脩刑撫胖骨鱠以待共膳
鄭共當為其羞疾羞也脩鍛肺也胖
如脯而腥者鄭司農云刑膾謂夾脊肉

或曰膾肉也骨鱠謂骨有肉者玄謂刑
鉶羹也膾腍肉大商所以祭者骨牲軀
也鱠乾魚賈內饗不掌外神故云宗廟
之祭祀言凡者謂四時及禘禘并月祭
等皆在其中掌其割烹之事上王后言
煎和此不言煎和者鬼神尚質不貴褻
味薑桂鍛治之謂之脩不鍛治者謂之
脯乾則為脯不乾而腥則謂之胖刑膾
有明文先鄭以刑膾為夾春肉故後鄭
不從或曰膾肉無所出亦不從骨鱠謂
骨有肉者玄謂刑鉶羹也膾腍肉大商
所以祭者骨牲軀鱠乾魚先鄭合為一
後鄭不從特性有鉶羹謂鉶器盛豕臠
設於薦南膾魚肉總有也膾又法為大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

鄭好賜王所善而賜也賈言好賜者謂
羣臣所愛好則賜之肉羞饗人共之
外饗掌外祭祀之割烹其脯脩刑膾陳
其鼎俎實之牲軀魚腊凡賓客之殮饗饗
食之事亦如之

鄭殮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致禮
於客莫盛於饗賈致禮於賓客莫盛於

養者以其養之中有飪有腥有牽又有酒有米兼燕於食其中芻新米又多故朝聘之日致之是以鄭云急歸大禮其故云莫盛於養也

邦養耆老孤子則掌其割烹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鄭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也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賈邦饗耆老者謂死事者之父祖兼有國老庶老謂鄉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之致仕者經直言耆老對孤子則

耆老者死事者之父祖可知左氏哀二十三年晉知伯親禽顏庚至二十七年齊師將興陳成子厲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擊五邑焉召顏庚之子而賜之是禮孤子之法

師役則掌共真斂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鄭斂謂酌其長帥喪事之奠祭賈斂謂斂酒非斂肉故鄭謂酌其長師長師軍將已下至五長有功者饗斂之小喪紀謂夫人已下之喪陳其鼎俎謂殷奠及

虞附之祭皆有鼎俎荆公外饗言饗者
老孤子而以士庶子如之酒正言饗士
庶子而後言饗者老孤子外饗掌饗饗
以養之為主酒正掌酒酒以禮之為主
烹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
之饗亨煑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餽羹
賓客亦如之

鄭鑊所以煑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齊
于鼎齊多少之量職主也饗今之竈王
於其竈煑物賈案少牢禮饗在廟門外
之東大夫五鼎羊豕腸胃魚腊各異鑊
鑊別有一鼎鑊中肉熟各外一鼎故鄭
云既熟乃齊于鼎周禮儀皆言饗論語
王孫賈寧媚於竈禮記祭法天子七祀
之中亦言竈若然自孔子已後皆言竈
故鄭云饗今之竈

鶴山先生云七祀非古禮竈也者老
婦之祭也孔子已後改變為竈不知
何故大羹肉清先儒以大羹不致五
味也餽羹加鹽菜矣肉清盛於登肉
汁一名清汁字當從肉從泣作清只
有張參能辨若只從水旁字書中無

蓋濟字以注為声以肉為形若是汁
却無声又云王者典禮齊威公出來
一壞晉文公出來一壞道路之政不
脩賓客之政不舉然而子產說晉文
之時車馬有數以至客至如歸一段
猶見晉文之時尚餘些典禮只如泰
山之下明堂之祭則齊宣時猶在又
云鄭康成五經皆有傳注又注五經
緯今乾坤鑿度之類猶在皆以三字
為名如參同契元命包亦是康成自
五六十時注到八十歲今左氏正義

內間引鄭注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
共齋盛祭祀共蕭茅

鄭耨芸茅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
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
手畝庶人謂徒二百人藉之言借也王
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茅終之齋盛祭祀
所用穀也齋稷也穀者稷為長是以名
云在器曰盛鄭大夫云蕭字或為酋字
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
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齊拒

公責楚不貢包茅無以縮酒杜子春讀
為蕭蕭香萬也玄謂詩取蕭祭脂郊特
牲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
後燂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
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
酒涕酒也醴齊縮酌賈言帝藉者藉田
之穀衆神皆用獨言帝藉者舉尊言之
周語王耕一發班三之天子藉田千畝
在南郊自天子三推已下示相恭敬鬼
神之法又示師先天下稷爲五穀長爾
雅以稷爲粢通而言之六穀皆是粢小
宗伯辨六粢之名物取蕭祭脂見用蕭
之時有脂謂饋獻之後陰厭之節取蕭
與脂及黍稷燂燒之取香氣上聞茅以
共祭苴則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
東是也

鶴山先生云古無
茅之義所謂縮
酒只是醴有糟故縮於茅以清之若
曰滲下去如神飲此是鄭大夫臆說
又云涕與河濟之濟通又云鄉在靖
州見有菁茅甚多有劉子澄者作貢
茅亭記謂齊威公葵丘之會據司馬

遷書是合諸侯以封禪所以責楚不
貢茅最後謂他日上封泰山於此亭
取茅因為言孔孟取葵丘之會自有
明文如何不取乃舉司馬迂封禪之
說封禪二字竟莫曉如茅當以禹貢
為說劉不聽云

共野果菘之薦喪事代王受貴哉

鄭甸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果桃李之
屬麻瓜佚之屬粢盛者祭祀之主也今
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不
道千王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
禱藉田之神受青山引後殃賈既殯大
祝作禱辭授甸人者知大祝作禱辭在
既殯後見大祝職也

鶴山先生云代王受青灾乃是灾禍
之來欲代王受之今人不自殞滅之義
因說古人遇灾禍只是罪已如雲漢
一詩胡寧殯我以旱憤不知其故至
於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
戾庶正贍仰昊天曷惠其寧初無後世
祈禱旱降井澤之語所以杜元凱釋
例上只說古人有祭祀無所禱禳

則有之自異端之教興然後有祈禱
七之同姓有臯則死刑焉

鄭司農辰云王同姓有罪當刑斷
其獄於甸師之官者也賈甸師在疆
場多有屋舍以為隱處故就而刑焉
案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
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司農又云文
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又
曰公族無官刑獄成致刑于甸人又
曰公族無官刑不踐其類踐音刑于
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賈絕服之外

同姓姬者有罪者謂凡五刑則刑殺
不於市朝於此死刑焉必在甸師氏
鄭注磬於甸人懸縊殺之曰磬荆公
甸師共祭薦之物所以事宗廟宗廟
之親而致死刑焉則正法然後能保
天下國家能保天下國家然後宗廟
可得而事也然則親而致死刑乃所
以事宗廟也

鶴山先生云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
焉賈氏謂絕服之外同姬姓者蓋五
服之內則在議親之辟也李微之謂

此說足以補漢儒之所未及是爾至
荆公親而致死刑乃所以事宗廟天
刑於甸師隱之也豈有殺其子孫以
事祖禰乎必不然矣是荆公心術之
誤也

帥其徒以薪蒸後外內饗之事

鄭後謂給役也木大曰薪小曰蒸賈此
纂要文又左傳云其父析薪即大木可
析曰薪自然小者曰蒸也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各物冬獻狼夏獻麋
春秋獻獸物

鄭罟網也以網搏所當田之獸狼膏聚
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
獸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狸賈冬獻狼
者狼山獸山是聚故狼膏聚聚則溫故
冬獻之云夏獻麋者麋是澤獸澤主銷
散故麋膏散散則涼故夏獻之春秋寒
溫適故獸物皆獻之

鶴山先生云天地間莫非氣凡散皆
陽凡聚皆陰然冬間陽氣在內亦有
聚時夏間陰氣在內亦有散時又須
分冬夏方說得又云陽氣上鹿角解

陰氣上麋角解

時田則守畧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

鄭弊仆也仆而田止鄭司農云弊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虞中謂虞人墮所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獸人主令田衆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社廟之祭故曰春獻禽以祭社夏獻禽以饗禴秋獻禽以祀枋冬獻禽以享烝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秋私之公之謂輸之虞中珥焉者取左耳以致功若斬首折馘

故春秋傳曰以數軍實賈襄二十四年齊侯祭社蒐軍實蒐數軍實注謂兵甲器械隱公傳三年而洽兵數軍實引之以證斬首折馘為軍實又生執俘囚如

先軫曰墮軍實皆是軍實

僖三十二年

未鶴山先生云呂東萊曾說人之生

也各有血氣因設為田獵以發泄之亦以寓軍法

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入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其鄭共其完者皮毛筋角給作器物賈獸
入於腊人是不完者生獸死獸是完者
擇取堪作器物者送入於王府林氏謂
此四者可共玩好之器荆公謂王之設
官能去民物之害於是可兼百姓之
奉備萬物之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
也

鶴山先生云荆公專以周禮為辭謂
人主可以兼百姓之奉備萬物之養
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此所以誤天
下而開後來豐亨豫大與享上之侈

卒啓裔夷之禍可不戒哉

斲人掌以時斲為梁春斲王鮪辨魚物為
魚鱣薨以共王膳羞

鄭月令季冬命漁師為梁鄭司農云梁
水偃也偃水為閔空孔以笱承其空詩
曰敝笱在梁王鮪鮪之大者去以月令
季春薦鮪于寢廟魚鱣生薨乾也賈偃水
為閔空以笱承其空者謂偃水兩畔中
央通水為閔孔笱者葦薄以薄其關
孔魚過者以簿承取之故詩云敝笱在
梁取魚之法有五孟春獺祭魚一也

季春薦鮓二也鱉人秋獻龜魚三也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孝經援神契云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同時是十月取魚四也獺則春冬二時祭魚潛之詩季冬薦魚月令季冬漁人始魚同五也是一歲三時五取魚唯夏不取宣公夏濫於泗淵以其非時里革諫之

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鱣鼈九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于王府

鄭司農云漁征漁者之祖稅漁人主收之入于王府賈政令以知取之時節及虞所凡漁征入于王府水族之類其中須骨之事堪飾器物者征稅入于王府以當邦賦也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物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芮胡龜鼈之屬蜃大蛤籍謂以抄刺泥中搏取之貍物龜鼈之屬自貍藏伏於泥中者玄謂貍物亦謂鱗刀含漿水之屬籍謂以抄刺泥中搏取之籍敕角反莊子云冬則獨鱉於江擲又角及蜃蚶類貍莫皆反抄音義

鶴山先生云魚隨陰陽而上下冬在水底春在水之半夏在水上冬腹腴在下夏至腹腴在鮐夏時下水以後水上

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麤羸蚘以授醢人掌九邦之籍事

鄭此其出在淺處可得之時魚亦謂自狸藏羸蜃蚘鄭司農云麤蛤也杜子春云麤蟀也蚘蚘子國語曰蟲舍蚘蜃蚘案醢人有麤醢羸蚘醢羸蚘蚘一物兩名司農與子春義同蚘蚘子者謂蟻子之子取白者以為醢蟲舍蚘蜃國語陳宣公言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臠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鄭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鳥翅矣薄折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修腊小物全乾脯非豆實豆當為羞声之誤也賈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臠胖何鄭答雖鮮亦屬腊人知脯非豆實者案籩人職有栗脯則脯是籩實知豆

當為羞者案籩人職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鄭云未飲未食曰薦已飲已食曰羞羞薦相對下既言薦脯明上當言羞脯也鄭司農云膾膾肉鄭大夫胖讀為判杜子春讀胖為版又云膾胖皆謂夾春肉又云禮家以胖為半胾者文無所出皆非也祭祀之禮肫解而腥之又

有胾解而爛之又有薦孰之禮三者皆當先制為胖此證胖與膾不同賓各饗紀所共者內外之饗也

鶴山先生云禮器晏平仲豚肩不掩豆肩當在俎不在豆謂平仲儉下中禮對文假豆而言以形言豚肩之小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六

周礼折衷中

天官冢宰下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疢死婢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鄭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孟子曰藥不瞑眩厥疾無瘳疢頭瘍亦毒也身傷曰瘍分之者醫各有能賈藥之無毒亦聚之直言聚毒藥者以毒為主引孟子證藥中淘毒之意此是古文尚

書說命篇語而引孟子者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言疔頭瘍案下瘍醫腫瘍等不言疔此特言疔者腫瘍等可以煎之醫各有能者疾醫知疾不知瘍瘍醫知瘍不知疾故云醫各有能

鶴山先生云醫師不知甸稍縣都之中各有或只主王畿內政令若中外只一醫師雖分其屬治之亦豈能徧如墓大夫掌丘墓之政不知郊野盡其掌否又云凡瘡惟陰陽所侵謂之瘍刀劍所傷謂之劓創非本字劓乃

本字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鄭食祿也全猶愈也以失四爲下者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賈依序官疾醫中士陽醫下士王制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中士倍下士十八人祿中士祿食有常今差爲五等但功適中者守本祿功高者益之功下者損之荆公謂籛廩稱事然後能者勸不能者勉程子謂鄭

氏全猶愈也失五則半矣非是但知可治者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即爲上觀和緩倉扁之言豈能使人人皆愈哉蓋失者謂法本當愈而失之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鄭和調也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名尚其時味而并以成之猶水火金水之載於士賈掌和王之六食以下此等並是膳夫所掌食醫調和而已案公食大夫公親設醬醬者食之主言醬則該諸豆實三禮辨謂食醫酸苦辛鹹之和與黃帝書略同調以滑甘鄭注謂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士者甚善

凡繪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鄭會成也謂其味相成司農云稌稷也爾雅曰稌稻苽彫胡也賈皆謂味甘苦相成上六食六飲一經據共王不通於下凡食春多酸已下至魚宜苽已上齊

和相成之事雖以王為主君子大夫已
上亦依之故云恒放焉

鶴山先生云此一段荆公謂君子以
節飲食講得節字是節非節縮之義
只是恰好合宜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
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
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鄭癘疾氣不和之疾病腠削也首疾頭
痛也嗽欬也上氣逆喘也五刑傳曰六
癘作見賈言癘疾氣不和之疾者癘謂

癘疫人君政教失所則有五行相剋氣
叙不和癘疫起案五行傳六診貌言視
聽思之不和則為診天雖無診皇不極
配之亦有疢疾病併五者為六診彼言
診此言癘彼以五行相乖診此以癘氣
與人為疫荆公列子曰指撻無瘡癢瘡
痛也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夏傷
於暑秋必瘧瘧病溫則所謂瘡首之疾
瘡瘧則所謂瘡瘧之疾蓋方冬時陽為
主於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
而陰為內主然後寒動而搏陽為瘡首

之疾矣方夏之時陰為主於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爲內主然後暑動而搏陰爲瘧寒之疾也痒疥疾則夏陽溢於膚革清搏而淫之故也嗽上氣疾則冬陽溢於藏府清乘而逆之故也

鶴山先生云荆公此一節最好常舉以教醫者又云齊侯疥遂疔本是疥疾後變而爲疔梁元帝改疥作瘡以爲初是隔日瘡後來變疔非是此使是夏陽溢於膚革至秋則疔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

鄭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羸養其不足者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五谷麻黍稷麥豆也五藥草木蟲石穀也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五聲言語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面貌青赤黃白黑也察其盈虛休王吉凶可知審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賈案劉向云子儀脉神子

術案摩並不說神農張仲景金匱云神農能嘗百藥漢藝文志大古有岐伯榆拊中世有扁鵲秦和漢有倉公

鶴山先生云神農子儀能治合之齊亦必能候和氣也扁鵲倉公能候氣也亦必能合和此齊鄭氏以臆說分之太拘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鄭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竅之變

謂開閉非常陽竅七陰竅二藏之動謂脉至與不至正藏五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脉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惟秦和乎岐伯榆拊則兼彼數術者賈正藏五謂肺心肝脾腎並氣之所藏故得正藏之稱云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者此乃六府中取此四者以益五藏爲九藏也六府胃小腸大腸旁胱膽三焦以其受盛故謂之府亦有藏稱故入九藏之數然六府取此四者案黃帝八十一難經說胃爲水穀之府小腸爲

受盛之府大腸爲行道之府旁胱爲津
滴之府氣之所生下氣象天故故寫而
不實實不滿若然此則正府也故入九
藏其餘膽者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
正府故不入九藏也荆公死終終則盡
其道而死所謂君子曰終是也終亦有
所以而非醫之罪也三礼辨謂分治之
則疾醫似非一科然僅有士八人豈非
所治止於邦內而鄉遂都鄙各有人與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殺
之齊

鄭腫瘍癰而上生創者潰瘍癰而含膿
血者金瘍刃創也折瘍跌跌者祝當爲
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刮刮去膿血
殺謂以藥食其惡肉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
療之以五味節之

鄭既刮殺而攻盡其宿肉乃養之也五
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節節成其藥之
力賈言止病曰療鄭謂五毒五藥之有
毒者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蘗
置石脂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

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注剗惡肉破骨
則盡出此五藥在五穀下者以上已言
用五毒攻之用此五穀養之於理為順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
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
藥焉

鄭以類相養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
骨辛金味金之纏合異物似筋鹹水味
水之流行地中似脉苦火味火出入無
刑似氣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滑滑
石也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荆公以
酸養骨者骨欲收以辛養筋者筋欲散
以鹹養脉者脉欲栗以苦養氣者氣欲
堅以甘養肉者肉欲緩以滑養竅者竅
欲利

鶴山先生云鄭氏之說牽合而滑石
尤誤人荆公似近之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

鄭畜獸之疾病及瘍療同醫賈此醫惟
療家畜不療野獸但畜獸義通車人賤
畜故獸病獸瘍同醫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

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劑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比獸之行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鄭療畜獸必灌行之者爲其病狀難知灌以緩之且強其氣也節趨聚之節氣謂脉氣既行之乃以脉視之以知所病先攻而後養之荆公言醫師稽其醫事以制其食獸醫言死則計其數而進退之人言死終獸言死則亦以物之所以死不可不察也三礼辨以爲此醫似專爲牛犬之屬有勞於人者設馬別有醫

見馬丞職 牲用其全無所事乎此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爲公酒者亦如之

鄭式灋作酒之灋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月令曰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餼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司農云授酒材授酒人以其材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灋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賈功沽謂善惡鄉射飲酒者謂鄉飲酒鄉射飲酒鄉飲中有黨正飲酒賓賢能飲酒

鄉射中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又有鄉大夫賓賢能後以五物詢衆庶用州長射禮並是鄉射飲酒或是鄉大夫居州黨或是鄉大夫親來臨禮故並謂之鄉爲國行禮乃得公酒其百家爲族不得公酒族祭步神之時合錢飲酒

鶴山先生云三代盛時計口授田不許靡穀其飲酒有三惟祀德將無醉一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夔自洗腆致用酒二也鄉飲鄉射以行三禮也意其時人雖家

有酒而群飲則執尚而將殺之必無賣酒者亦無沽酒者詩雖言無酒沽我沽字毛公音古謂再宿酒而鄭康成以秦漢摧酷後解之殊失經意鄉黨沽酒市脯不食亦當爲音古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音緹齊五曰沈齊

鄭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醴矣醴猶躄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節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

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
濁縮酌者益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
之鬯式未可盡聞杜子春讀齊爲粢又
云礼器曰緹酒之用玄酒之尚玄謂齊
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賈五齊與
下三酒及春官鬯人所造鬯酒所以異
者五齊三酒俱用秫稻麴蘖又三酒味
厚人所飲者也五齊味薄所以祭者也
是以下經鄭注云祭祀必用五齊者至
敬不尚味而貴多品鬯酒自用黑黍為
之翁鴉動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二曰清
酒

鄭司司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
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玄謂事酒酌有
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醪酒也昔酒今
之酉久白酒所謂舊醪酒者也清酒今
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賈其酒則今之醪
酒者事酒冬釀春成以漢之醪酒况之
云昔酒今之酉久白酒者言昔爲久酉
亦遠久之義故以漢之酉久白酒况之
晉語云味厚寔昔毒酒久則毒也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

醴醴亦從火之義故也

鄭謂醴之涕者醫內則所謂或以醴為

醴凡醴濁釀醴為之則少清矣醫之字

從段從酒省也漿今之馥漿也醴今之

粥內則有黍醴醴飲粥稀者之清也鄭

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酒黍

醴清酒梁醴清酒或以醴為醴漿水醴

后致飲于賓客之礼有醫醴糟音聲

與酒糟音相似醫與醴於紀相似文字不

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賈向者後鄭

解或以醴為醴為醫今先鄭以為醴

重醴為一物又後鄭於內則注醴為梅

漿亦與先鄭不同以無正文故引之在

下亦得為一義故也荆公辨五齊之名

酒之物其物之法其名之義皆無所

經見不可得而知然五齊言辨各三酒

言辨物者五齊以祭祭則致其義名義

之所出也三酒以飲飲則致其實物實

之所效也共王獨三酒則三酒以飲五

齊以祭故也

鶴山先生曰賈謂三酒味厚人所飲

者也五齊味薄所以祭也此語未瑩
五齊之醴最味厚若曰五齊加明水
三酒加玄酒以用於祭祀合爲十六
尊可也豈有以人則飲味厚者以祭
祀則共味薄者哉 醫於已融以支
涕子礼載昨再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
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鄭后世子不言饌其饋食不必具設之
五齊正用醴爲飲者取醴恬與酒味異
也其餘四齊味皆似酒 鄭意五齊之

中不用餘四齊以其醴恬故取八六飲
其餘四齊味皆似酒者三酒味厚五齊
味薄故言似酒醴恬全與酒味別也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
三二中祭再二小祭一二皆有酌數唯齊
酒不二皆有器量

鄭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
聞鄭司農玄三二三益副之也大祭天
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齊酒不貳爲尊
者質不敢副益也杜子春云齊酒不貳
謂五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

益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惟噍之視玄
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也中祭
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
希冕玄冕所祭也三二再二一二者謂
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禮運曰玄酒在
室醴醑在戶粢醞在堂澄酒在下澄酒
是三酒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
尊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
貴多品賈言凡祭祀者謂天地及宗廟
等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者五齊五尊二
酒三尊此除明水玄酒若五齊加明水

三酒加玄酒此八尊爲十六尊案礼器
云一獻質謂祭羣小祀當玄冕三獻文
謂祭社稷五祀當希冕五獻察謂祭四
望山川當毳冕七獻神謂祭先公當鷩
冕雖不言下獻下云大饗其王事與大
饗謂禘祭先王爲九獻當袞冕據此一
獻至九獻以此獻數約之故六服差爲
三案司服四望山川服毳冕五獻社稷
服希冕三獻社稷在山川下案大宗伯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而社稷在五
嶽上者五嶽與土地異形若畿外諸侯

服獻則尊王於朝之臣社稷號曰土神
似若王朝之臣服獻則卑於五嶽而在
五嶽上者似若王人雖微猶叙諸侯之
上

鶴山先生云社稷在五嶽之上自是
本等鄭康成牽合引王人叙諸侯之
上為證非是云又古者祭祀自迎牲
以來凡三獻皆是王自四獻以下皆
有酬酢獻九之間尸飲酒極多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
醫醑糟皆使其士奉之

鄭禮酒王所致酒也王致酒后致飲夫
婦之義糟醫醑不泐者泐曰清不曰泐
糟后致飲無醴醫醑不清者與王同體
屈也亦因以少為貴士謂酒人漿人奄
士賈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者酒是
陽故王致之飲是陰故后致之是陰陽
相成后致飲無醴醫醑不清者對下漿
人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醑
糟而奉之謂夫人卑於后致三飲醫醑
糟上加之以清醴今后尊惟有醫醑二
飲無清醴既無清醴醫醑當清今皆不

清者以其后尊夫妻片合與王同躰故
屈夫人卑與王不同躰得申故加以清
醴也案序官酒人奄十人漿人奄五人
皆不言士此經注皆士者為官首當是
士但非賢故不言士內小臣是奄而稱
士鄭云異其賢
鶴山先生云古者天子諸侯饗燕賓
客王后及君夫人預獻禮故有致飲
于賓客之酒自陽侯殺穆侯而奪具
夫人是以大享廢夫人之禮然鄭康
成又謂古者天子禮今諸侯王后禮

命諸侯之夫人恐未必然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

鄭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是也故書
酒正無酒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
之也荆公至尊不可以有司法數制之
故共其計使知其不節則自戒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
數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
者以書契授之

鄭要以醉為度法尊卑之差司農云有
秩酒者給事中與之酒秩常也常受酒

老國語曰至于今秩之玄謂所秩者謂老臣王制曰七十不侯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賈士庶子謂若宮伯宿衛王宮者士適子庶子其支庶耆老謂國老孤子謂死王事之子則共其酒尊者得多卑者得少賜頒皆有常法司農之意謂在朝群臣親近於王總名給事中王常以酒與之故云常受酒者引王制文者證秩酒如九十日日有秩膳亦如秩酒也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

鄭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受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酒正月盡言於小宰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鄭誅賞作酒之善惡者賈直言唯王及后不會不云世子以其酒與膳異膳羞食之正則庶子亦不會膳禽食之加世子會之酒亦為加故亦會之作酒有舊法式依法善則賞之惡者則誅責之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後

世婦

鄭世婦謂宮鄉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
祭祀比其具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奚為
世婦役亦官聯賈世婦謂宮鄉之官者
所謂春官云每宮鄉二人故云世婦謂
宮鄉之官也世婦職云及祭祀比其具
則此酒等是送酒以往為世婦所役使
序官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鄭
謂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官人月令仲
冬其器闕以奄女酒女徒曉酒者古者
從坐男女没入縣官為奴其少才智以
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晉惠
公之女名妾宦事秦公子亦云宦女也
鄭依秋官司厲從坐男女没入縣官為
奴則奴者男女同名侍史官婢漢法宦
女漢時亦有此別號

鶴山先生云春官世婦主王后已下
至女御事王后六宮每宮鄉二人賈
義以為鄉大天士並奄人為之左氏
祭餘之弑譏其近刑人周公制礼必
不使天子近刑人可知鄭康成多舉
漢法以解經胡五峯疑此書為劉歆

所傳會者此亦其一也又云奄是有
此天奄之病者非是後世刑餘之人
春秋時如二五耦皆奄趙高元是病
非刑餘

共賓客之礼酒飲酒而奉之

鄭謂非時食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春始治鑑

鄭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水方盛之時
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凌冰室也
三之者謂消釋度也故書正為政鄭司

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

掌冰為主冰也政當為正正謂夏正三

其凌三倍其冰鑑音憾如甄大口以盛冰

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春而始治之為

二月將獻羔而啓冰賈云正歲季冬者

周雖以建子為正行事皆用夏之正歲

若據殷周則十二月冰未堅若據夏之

十二月冰則堅厚故正歲據夏也引春

秋傳火星中而寒暑退注云火星季冬

十二月平旦正南在大寒退季夏六月

黃昏火中暑退證十二月寒退之時冰

最盛故取之故書正為政先鄭從之云掌
冰政後鄭不從言正謂夏正於下還從
正歲若歲字向下即是周之十二月冰
未厚故從子春也鑑如甄者漢時名為
甄即今甕也月令獻羔而開冰先薦寢
廟在季春云

鶴山先生云三正之說自鄭康成始
其以為無商周其實止以十一月十
二月為歲首而時則行夏時也昭公
之府上云祭祀共奉之謂大祭次祭此
不言奉謂小祭祀經直云賓客陳酒不

指斥言饗餼鄭不敢正言謂若饗餼之
酒亦自有奉之者

漿入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
酒府

鄭王之六飲亦酒止當奉之醴醴清也
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玄謂涼今寒
粥若糗飯雜水也酒正不辨水涼者無
厚薄之齊賈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飲雜
水者案內則飲內有濫無涼彼鄭云以
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
諸為濫言諸者非一之義內則名涼為

濫參驗相當此文六飲并有水涼酒正
辨四飲無水涼以其水則臨時取用涼
則至用乃和二者並不須預辦故言無
厚薄之齊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
清醴醫醅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鄭稍禮非殮饗之禮留間王稍所給賓
客者漿人所給亦六飲而已共夫人亦
酒正使之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躡王
得備之禮飲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
清也賈留間謂賓未去留間王稍稍所

給賓者也故以稍言之漿人不主酒齊
惟主飲上共王飲此又云凡飲共之故
鄭酒正使之也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
之酒此謂給賓客之稍王不親饗燕不
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
之則從而以酒往賈禮酒饗燕之酒者
謂饗燕食賓之酒也云飲酒食之酒者
曲禮曰酒漿處右此非獻酬酒酌口之
酒也酬幣侑幣案聘禮若不親食使大
夫以侑幣致享以酬幣亦如之諸侯來
朝遣三公致享鄉來聘遣鄉大夫致饗

致饗燕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夫鶴山先生云古者天子有迎送諸侯

之禮如今之饗大賓至則王乘金輅

而迎之有大饗於廟之禮燕於寢之禮

而有戒有宿有速謂之友邦冢君乃是

之與諸侯共守天下天子統天下而君

之諸侯統一國而君之皆有君道上

之下相維相親相敬自秦罷侯置守尊

君卑臣一人恣睢於上極情縱慾而

天下瓦解土崩此焚滅典籍隳壞先

王去制之過也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

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鄭入于酒正之府者是王燕飲之酒酒

正當奉之不言奉謂小祭祀陳酒若歸

饗餼之酒亦自有奉之者以酒從往賈

以其事非一故言凡事共酒入於酒正

四年申豐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謂夏十二月日在北陸朝覲而出之

謂夏十二月日在北陸朝覲而出之

謂夏二月日在北陸朝覲而出之

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

而畢賦謂火星昏見東方自命夫命婦

至於老疾無不受永其藏之也周其
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
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
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此見三代
明君良臣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
之宜與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祗藏冰
一事可知其贊化育之功一部左氏
專以星紀時書法最密雖世代更革
各有所尚而氣候可推

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
鄭酒醴見溫氣亦失味酒漿酒人漿人
也賈凡內外饗之膳羞謂王后及世子
并饗耆老孤子之等以下文祭祀此經
直云膳羞非祭祀也二月之後皆須鑑
以盛冰

祭祀共冰鑿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
鄭不以鑿徃嫌使停膳羞夷之言尸也
實冰于夷槃中置之尸扶之下所以寒
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衾衾曰夷衾
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言也漢禮
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
漆赤中賈祭祀謂天地社稷及宗廟之

等皆共鑑諸侯來朝王禮之以殮及饗
餼直共冰無鑑也前漢叔孫通作禮器
制度多得古之周制鄭君依而用之周
謂之夷槃漢謂之大槃是別代異名喪
大記君設大槃諸侯不敢與天子同名
大夫云夷槃卑不嫌得與天子同名其
制則小也

鶴山先生云漢興叔孫通作禮器制
度即蘓莚儀皆其臆決故魯兩生不
肯從之二代禮樂隳廢鄭康成取以
證經故多乖剝

夏頒冰掌事秋刷

鄭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為之春秋
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
而出之刷清也鄭司農云刷除冰室當
更納新冰玄謂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
其室賈三月蠅蟲已生公始用之四月
暑氣漸盛則賜及群下北陸西陸服氏
北陸言在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西陸
朝覲不言在則不在昴謂二月在婁四
度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出冰公始
用之孫皓問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鄭

答函上晚寒故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簇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是以公始用之

籩人掌四籩之實

鄭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賈言四籩謂下經朝事饋食加籩羞籩是也實麴黃白黑之等鄭加籩下竹器以其字竹下為之依漢禮器制度而知之云如豆者皆面徑尺柄尺亦依漢禮知之朝事之籩其實麴黃白黑形鹽臠鮑魚鱠鄭黃泉實也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

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熬麥曰麴麻曰黃稻曰白黍曰黑粢鹽以為虎形謂之形鹽故春秋傳曰鹽虎形玄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祭血腥之事形鹽鹽之似虎者臠臠生魚為大鱠鮑者於糶室中糶乾之出於江淮也鱠者折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今河間以北煮犢麥賣之曰逢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腹以啗所貴賈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者先鄭不推上下文

勢祭祀為義直以為生人所食解之故
後鄭不從築鹽以為虎形左氏倍三十
年周公闕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服
氏云昌歆昌本之道辭曰國君文足熙
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
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服云尅形非築
玄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
廟薦血腥之事案司尊彝職除一灌有
朝踐饋餼為食前二節彼又有朝餼再
餼食後酌尸為一節又參少牢主人酬
尸宰夫羞房中之羞復為一總四節皆

據祭宗廟禘祭之禮自血腥始皆謂毛
以告純血以告殺是為告殺時有血與
朝踐薦腥同節耳王者備物近者腥之
膾是也遠者乾之鮑及鱠是也
饋食之邊其實棗栗棗乾榛捧實

鄭饋食薦孰也今吉禮存者持牲少牢
諸侯之大夫士祭祀也不裸不薦血腥
而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乾榛
乾梅也有挑諸梅諸是其乾者捧似栗
而小賈有乾挑濕梅添五為七邊則棗
亦有乾濕取一以添前為八邊朝事加

八豈饋食而不八乎以義參之為八不
裸不薦血腥者若天子諸侯則有室中
二裸堂上朝踐薦血腥之禮大夫則無
此二者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
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少
別天子諸侯尸食前仍有饋獻二是饋
孰陰厭陰厭後尸入室食乃獻大夫士
則饋孰與黍稷為陰厭陰厭前無饋獻
以此為異耳

加籩之實菱芡棗脯菱芡棗脯

鄭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

重言之者以四物為八籩菱芡也芡雞
頭也栗與饋食同鄭司農云菱芡脯羞
知籩是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
者案春官內宗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
豆籩以其內宗所薦明主於后又見特
牲主婦獻尸云宗婦執兩籩於戶外主
婦受設於敦南主人獻尸之時不見有
設籩方事故知惟主於后也菱芡者屈
到嗜芡即菱角

羞籩之實糗餌粉飧

鄭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

中之羞于戶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故書饗作菴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茨字或作饗謂乾餌餅之也玄謂此二物皆粉糗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饗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饗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饗言粉互相足賈此王當酬尸內饗進之於尸侑等者也案有司徹上大夫當日賓尸正祭不說內羞故於賓尸設之此天子之禮賓尸在明日則祭祀日當設之案少牢下大夫不賓尸者賓長致爵受酢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天子之禮賓長受酢後亦當設此內羞庶羞于尸祝及王與后但正祭設於祝賓尸設於侑又賓尸主人酬尸後正祭賓長受酢後為異耳餌糗饗粉此本一物餌言糗謂熬之亦粉之饗言粉擣之亦糗之凡言互者據兩物相互互今一物之上自相互故言互相足內則注擣熬穀穀則大豆也穀總名

鶴山先生云朝事謂迎牲納亨以前

饋食謂薦孰以後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鄭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賈喪事謂大奠時賓客之事謂饗燕時亦共其薦籩羞籩鄭喪事之籩謂殷奠時於王后世子以共房中之羞賈殷大也大奠朔月月半薦新相奠遣奠之類言凡王后世子飲食之時用房中之羞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

醢昌本麋藟菁菹鹿藟菹菹

田藟字藟藟字

鄭醢肉汁也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三藟亦醢也作醢及藟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莖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甄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麋藟麋肝髓醢或曰麋藟醬也有骨爲藟無骨爲醢菁菹韭菹鄭大夫讀菹爲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菹水草杜子春讀菹爲卯玄謂菁蔓菁也菹鳧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麋醢蜃蚘

醢豚拍魚醢

鄭羸蠅螭蚤大蛤蚘蛾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蠹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今河間各豚脅聲如鍛鑄賈八豆之內脾析蚤豚拍三者不言菹皆醢也

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箔醢菹鴈醢筍菹魚醢

鄭芹楚葵也鄭司農云深蒲蒲菹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醢醢肉醬也菹水中魚衣故書鴈或為鶉杜子春云當為鴈玄謂深蒲蒲菹生水中子菹箭萌筍竹萌賈饋食之豆亦與饋食之籩同時而薦加豆之實亦與加籩之實同時設之深蒲蒲菹生水中子者先鄭謂蒲菹後鄭以時事破先鄭也箔箭萌者一名篠筍竹萌一名籩

羞豆之實醢食糝食

鄭司農云醢食以酒醢為餅糝食菜餼蒸玄謂醢餈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糝澲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為餐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

糝米二肉一合以為餅煎之賈此羞豆
之實亦與羞籩之實同時設之言醢食
者謂餐占與糝食為二豆亦舉醢也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
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
十瓮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鸞實之

鄭齊當為葢五葢昌本脾析蛋豚拍淶
蒲也七醢醢羸蠃蚘魚兔鴈醢十菹韭
菁茆葵芹箔筍菹三鸞麋鹿麋鸞也凡
醢醬所和細切為葢全物若脾為菹少
儀曰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猷皆脾而不
切麋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脾而切之切
葱若菹實之醢以黍之由此言之則壘
菹之稱菜肉通

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瓮凡事共醢

鄭致饗餼時賈賓客謂五等諸侯來朝
也天子致饗餼案掌客上公之禮醢醢
百有二十瓮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此
共醢五十瓮并醢人所共五十甕共為
百瓮此據侯伯饗餼之禮舉中言之明
兼有上公與子男若然上公百二十瓮
與王數同者據二王之後王所尊敬者

而言其同姓諸侯唯魯得與二王後同其餘同姓雖車服如上公從侯伯百禽而已又案掌客上公已下並是諸侯自相待法天子待諸侯亦與之同又案聘禮待聘臣亦云醢醢百禽得與諸侯同者彼別為臣禮禮有損之而益故子男之鄉百甕其數多於君荆公朝事之籩豆以象朝事其親所進也饋食之籩豆以象食時所進也加籩加豆則以象饋之有加羞籩羞豆則以象養之有羞也孝子之事其親欲致其養其養也欲致

其盛既盛矣以為未足則欲備其細

既備矣以為是養而已弗敬不足以為

孝則又欲致其敬既備且致其敬斯可

以已矣乃若孝子之心則又欲致其難

且致其美夫致其難且致其美是亦有

力者所易也則又欲自致焉服其勤而

致新以進之則所以自致也朝事之籩

其實醴黃白黑形盞鮑魚鱠朝事之

豆其實韭菹醢昌本麋藟菁苴鹿藿

苴菹麋藟則所以致其養之盛也王使

周公閱來聘魯饗食有昌歠白黑形盞辭

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
之饗以象其德羞嘉穀鹽虎形鹽虎形
則所謂形鹽昌本則所謂昌獸麩蕡白
黑則所謂嘉穀推公閱之言則凡朝事
之籩豆為致其盛矣饋食之籩其實棗
栗棗乾榛榛實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
醢脾折蠹醢蜃蚘醢豚拍魚醢則所以
備其細且致其敬也脾祈豚拍物之小
騷羸蚘蠹蜃及魚則亦皆物之細也此
所以為備其細棗栗榛寔女所用摯以
告虔也此所以為致其敬棗乾榛則亦
俗其細而已加籩之寔菱芡栗脯菱芡
栗脯加豆之寔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筍
菹鴈醢筍菹魚醢所以致其難且致其
美也棗栗棗榛榛及葵則取諸園圃而
足菱芡深蒲芹筍及筍則取之遠矣羸
蠹蜃蚘則可掇也兔鴈魚則不可掇而
取矣此所以為致其難葵不若芹之美
棗乾榛不若栗脯之美羸若蜃蚘不善
兔鴈魚之美此所以為致其美蓋醢可
以為盛亦可以為美故朝事加豆皆以
為實魚可以為美亦可以為備栗可以

為敬亦可以為美故饋食加籩皆以為實也籩羞之實糗餌糝資羞豆之醢食糝食其穀出於耕耨而皆用春治煎和之力為多而非若菹醢之薦可以久此所以為服其勤而致新以進之自致之道也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者祭祀各有所共常器籩人共其實而已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則王有喪事及賓客之事也非特共其實而已并以籩共之也醢三言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則非以共王喪事及賓客之事乃以共喪紀及賓客也共薦羞之豆實共其實而已籩豆相須而成札籩人言共喪事及賓客之事則醢人亦如之矣醢人言共賓客喪紀則籩人亦如之矣喪事及賓客之事并器共之則籩醢之器正以共王事故也賓客喪紀則共實而已蓋掌客職喪之屬主其事者自有器也籩人言共其薦羞之實者籩人官以籩名故也醢人言共薦羞之豆實者醢人之官不以豆名故也籩人醢人皆不言共王及后世子

之內羞而曰為王及右世子共其內羞
則此內羞非共王及右世子乃王及右
世子以此內羞共礼事而邊人醢人為
之共之也世婦及祭之日位陳女宮之
具九內羞之物財內羞所共為祭事矣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
齊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
齊菹醢物六十瓮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
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瓮凡事共醢

鄭齊菹醬屬醢人者皆須醢成味賈與
醢人共掌醢人連言醬者并豆醬亦掌

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甕并醢人六
十瓮即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甕是也王
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者以其與醢人共
掌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與醢人五十
瓮總共為百瓮亦據侯伯舉中言之
監人掌盥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監祭祀共
其苦盥散盥

鄭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求者所常得
杜子春讀苦為盥謂出盥直用不凍治
鄭司農云散盥凍治者玄謂鬻水為
曰散盥

賈政令謂四方鹽來有數種處置不同故云受入教所處置也杜子春讀苦為鹽者鹹非苦故破苦為鹽見今海傍出鹽之處謂之鹽不用凍治者對下經鬻其鹽是凍治鄭司農云散鹽凍治者下經自有鬻鹽是凍治故後鄭不從鹽謂出於鹽池今之顆鹽是也散鹽煮水為之出於東海

鶴山先生云苦鹽自對下文飴鹽不改為鹽亦可然賈謂池鹽為顆而味苦此即餅鹽之類不用凍治因南風起灑水於草上即結成顆鹽却不味苦賈仕於長安此不可曉

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饎羞共飴鹽石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鄭形鹽鹽之似虎形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齊事和五味之事鬻鹽凍治之

賈左氏鹽虎形戎鹽即石鹽言齊事食鬻春酸夏之類今凍治鹽以待戒令則齊和之

幕人掌共巾幕祭祀以疏布巾幕八尊

鄭共巾可以覆物以䟽布者天地之神
尚質賈據經巾窳俱有鄭唯言共巾可
以賈物不言窳者但窳唯祇覆物其中
兼以拭物故特解巾可以覆物者也下
經畫布窳六彝是宗廟之祭是䟽布窳
八尊無籩是天地可知礼器云大路素
而越席䟽布窳彼皆據祭天則䟽布是
祭天地可知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礼稷
林澤皆用䟽布皆是尚質之義

畫布巾窳六彝凡玉巾皆黼

鄭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與四飲

三酒皆畫黼周尚武其用文德則黻可
賈舉六彝對上經八尊無鬱鬯以言宗
廟有鬱鬯其實天地亦有鬱鬯之彝用
䟽布宗廟亦有八尊亦用畫布互舉以
明義言宗廟可以文者以其用畫布封
上䟽布為質畫其雲氣者三禮通例所
言畫者解畫皆可以為畫雲氣謂畫為
五色之雲俱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黼
鄭據酒正之文而言其實酒飲之外中
皆用黼黼者白與黑作斧文取今斧斷
割之義周尚武者周以武得天下故云

尚武故用黼也用文德則黻可謂若夏以揖讓得天下是文定天下當用黑與青謂之黼兩已相背

鶴山先生云凡言畫鄭康成皆臆決以為雲雷於義無所考以周尚武用黼夏尚揖讓用黻恐亦未畫然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

鄭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王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

書魯莊公薨于路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賈案守桃職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桃則守桃黜墨之鄭注此雖不注脩亦是埽除路寢制如明堂以聽政路天也人君所居皆曰路君日出始出路門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服玄端又引左氏莊三十二年薨于路寢得其正僖三十三年薨于小寢譏其即安言此時有不信周禮故引諸文以證之所引諸侯法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亦路寢一燕

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是為其井匱除其不蠲去其惡臭

鄭并漏井所以受水潦蠲猶潔也詩云吉蠲為饗司司農云匱路廁也玄謂匱猪謂雷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賈謂於宮中為漏井以受穢又為匱猪使四邊流水入焉井匱二者皆所以除其不蠲潔又去其惡臭之物秋官蜡氏云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注云蠲讀如吉圭為饗之主圭潔也此云蠲彼注云圭不同者蓋是三家詩故與此不同司農云

匱路廁後鄭不從者以其匱字與規匱猪同故不從

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燼炭凡勞事四方之同事亦如之

鄭賈宮人掌潔清之事沐浴頌浴用

湯亦是自潔清之事勞事勞襲之事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亦如之亦如上掌九勞襲之事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棨桓再重

鄭故書桓為拒司農云棨榱也拒受居溜水涼凜者也杜子春讀為榱桓榱

柅謂行馬互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
外內列賈掌舍掌閑衛不掌潔淨之事
又行止之處未即有蟲可涑先鄭輒依
故書拒而為溜水涑橐人拒非必是受
溜水之物故後鄭從子春為行馬也虎
賁氏舍則守王閑注 閑控柅此控柅
是周衛之具耳

鶴山先生云控柅為行馬自周以來
已有之魏晉間得上賜方門施行馬
其他官府惟丞相府或有之如葬賜
鹵簿之類也唐李義山見今狐楚之

子駒有詩云即君官貴施行馬云

設車宮轅門

鄭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
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賈鄭知在
險阻之處者下文為壇壝宮是平地有
土可掘則為壝宮明此無土可以為壝
故知此山間險阻為此車宮也仰兩乘
車轅相向以表門故為轅門

為壇壝宮棘門

鄭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
墉埒以為宮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為門

杜守春云棘門或為材門賈知王行止宿平地者以下文二者非止宿之事唯有此壘宮及上文車宮為上宿但險阻平地二所不同故知是止宿平地也云委壘土起堦埒者止宿之間不可築作牆壁宜掘塹為宮土在坑畔而高則埒埒也鄭司農以戟為門知棘是戟者左氏隱十一年子都與潁考叔爭車了都拔棘以逐之故知棘即戟也杜子春棘門或為材門閔二年衛文公居楚丘齊桓公共門材是以材木為門也

為帷宮設旌門

鄭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帷為宮則對旌以表門賈若食息者非直有展習亦有食息之時則張帷為宮對立旌旗以表門案司常云會同賓客置旌門則轅門之等皆彼他官置之掌舍直主當取具云旌門則司常所云析羽為旌者也

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鄭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賈知此者一

則據上三者見夜宿晝止訖今復云無
宮共人門是非常之事二則云無宮及
人門是暫駐之事非久停知止是有所
逢遇若有住游觀陳列周衛非如上三
者爲宮

鶴山先生云古者天子所次舍卽名
宮以車爲宮仰車以轅表門爲轅門
今之連帥以治所而號轅門失其義
三代王者多省方以觀民風問耆老
命大師采詩省耕省斂未魯少燕安
於內後世反是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鄭王出宮則有是事在傍曰帷在上曰
幕幕或在地展陳下上帷幕皆以布爲
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鄭
司農云帟平帳也綬組綬所以繫帷也
玄謂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
皆以繒爲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賈
或在地展陳於上者聘禮云管人布幕
官陳幣史展幣皆於幕上又賓八
館皆展幕是幕在地展陳於上又云帷
幕皆以布爲之旣夕禮明衣裳用幕布

四合象宮室曰幄見頽延之幕要鄭司
農帟平帳後鄭不從見下王喪張帟三
重之等皆據承塵又幄已是帳又言帟
明帟非帳也先鄭又云組綬綬所以繫
幄者此語未足後鄭增成其義玄謂帟
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者掌次云朝
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次即
幄是幄中坐上有承塵也云幄帟皆以
繒為之者以其在帷幕之內宜細密又
案喪大紀有素錦褚褚即幄彼喪用錦
明此用繒可知三禮辨帷今帷在堂

上幕在堂下幄今之帳坐也帟之承
塵也綬組也所以繫四者

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窳幄
帟綬大喪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
喪共其帟

鄭為賓客飾也帷以帷常或與窳張之
於庭帟在楹上賈朝覲會同皆共掌次
使張之此云朝覲會同即掌次諸侯朝
覲會同是也此云軍旅田役即掌次云
師田此云祭祀即掌次云大旅及朝日
祀五帝是也此數事共帷窳幄帟綬與
掌次是以鄭云共之者掌次當以張也

為賓客飾者若顧命成王喪召公畢公率諸侯入與二王後皆賓客故為之飾也喪大紀士喪禮始死帷堂小歛徹之及殯在堂亦帷之也荆公鄭氏以為王出宮則有是事以掌次考之則王出宮有掌次掌其法以待張事幕人共張物而以所謂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是也謂之掌事則非特掌其物矣大喪共帷幕帟綬而不共幄則王方宅喪無所事幄以帷幕帟綬其張喪極而已

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鄭法大小丈尺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張氈案以氈為牀於幄中鄭司農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玄謂後版屏風與雜羽象鳳皇羽色以為之賈大旅上帝祭天於圓立案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國有大故而祭謂之旅張氈案者案謂牀也牀上著氈即謂之氈案設皇邸者邸謂以版為屏風又以鳳皇

羽飾之此謂王坐所置也言後版者謂為大方版於坐後畫為斧文言犀風者據漢法況之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染羽象鳳皇羽以為之

鶴山先生云舜在牀琴樂正子春坐於牀上床所以寢息案則牀也自古有牀案惟皇邸案二鄭以牀後有叛染羽象鳳皇為之荆公曰邸宿次猶漢時諸侯王伺見天子之邸或曰皇君也其言皇邸猶離騷經所謂皇輿以皇為君斷自朱文公發之如書皇

帝清問下民皇建其有極詩皇尸旅者國有大故則旅祭上帝有旅有大旅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

鄭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侯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侯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重帟重案牀重席也

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賈五色之帝
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
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
方黑帝汁光紀並依文耀鉤所說

師田則張幕設重轡重案

鄭不張幄者於是臨誓衆王或回顧占
察賈言師田者謂出師征伐田獵則張
幕者為王設坐不言帷者亦有可知重
帝重案如上說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
幕設案

鄭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位侍事
之處鄭司農云謂諸侯相與師田玄謂
此掌次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賈此
與諸侯張之若四時常朝在國內今言
朝覲會同為會同而來故在國外與大
宰大朝覲會同一也張大小次亦如上
文夫尺則戒耳後鄭以天子掌次不合
與諸侯國內張幕故明非諸侯相與師
田也

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鄭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

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不言公
公如諸侯禮從王祭祀合諸侯張大次
小次師田亦張幕設案賈邦事謂若上
王大旅上帝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及師
田等數事王親行則從王往也若以王
命出者若祭祀則容王有故不視羣臣
攝之若諸侯使臣時聘殷頰王不親行
則於國外使群臣受之是王命出也三
禮辨古者天子之待諸侯用大賓之禮
故其法如此荆公云言掌凡邦之張事
則在宮張事自幕人掌之掌次所掌凡

在邦而已

凡喪王則張亦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
不重

張帟柩上承塵賈喪言凡者以其王
以下至孤卿大夫兼有右及三夫人已
下后與王同三重世子三夫人與諸侯
再重九嬪二十七世婦與孤卿大夫同
不重一而已八十御妻與士同無帟
有賜乃得帟也此諸侯謂三公王子母
弟若畿外諸侯掌次不張之
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鄭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大幕尸則有幄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賈老宗廟自有廟門之外若外神於郊則亦有壇宮之門門外並有立位言謂之張大幕者以其言旅故知大幕也司農云更衣帳者未祭則常服至祭所乃更去常衣服祭服也

三禮辨古者祭祀立尸各以死者之上服衣之故尸

有次以更衣且待事也

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鄭耦但外射者次在洗東大射曰遂命

三耦取弓矢於次賈案大射鄉射耦皆兩兩揖讓升自西階鄉兩楹之間履射物南面而射射訖又兩兩揖讓降自西階次在洗東大射文以天子之次無文雖六耦不同設次則與諸侯同也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兵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鄭大府為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

良者以給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
又雜言貨賄皆互文賈大府與下諸府
官為長故以大夫為之云若今司農矣
者漢時司農主府藏故史游章云司農
少府國之淵案尚書一曰食二曰貨已
上皆言飲食訖次言貨賄故大府在此
也有賈者府官須有市買并須知物貨
善惡言貳者大宰掌其正此官掌其副
貳以其物入大府故也以受其貨賄之
入者九貢謂諸侯九貢自玉有金玉曰
貨布帛曰賄者九賦謂畿內之九賦口率
出泉九職如三農園囿之類亦有不出
貨賄者雖以泉穀為主民欲得出貨賄
者則取之以當邦賦之數云頒其貨者
言大府雖自有府其物仍分置於衆府
頒貨于受藏之府以其善物頒賄于受
用之府以其賤物良者以給王之用覆
解入內府意以其餘以給國之用覆解
入職內竟二者善惡不同耳

鶴山先生云貨為金玉入受藏之府
以給王用賄為布帛入受用之府以
賈遷之以給國用賈謂互文恐不然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凡官府者謂王朝三百六十官有事
須用官物者云都鄙之吏謂三等采地
吏謂群臣等有事須取官物者及執事
者謂為官執掌之事須有營造令用官
物者皆來於大府處受財用

凡頒財以式瀆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
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
稍秣家稍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
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
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

賜子

鄭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
服即羞服也稍秣即芻秣也謂之稍稍
用之物也喪紀即喪荒也賜子即好用
也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玄
謂幣餘占賣國之在幣賈自關市之賦
已下並與九式事同文有交錯案九賦
先邦中之賦四郊次邦次甸次家稍次邦
縣次邦都次關市次山澤次幣餘比先
言關市在邦中上此家稍又在邦甸上
所以次第不同者見事起無常鄭司農

云弊餘使者有餘來還者案大宰司農注幣餘百工之餘與此注不同者蓋是司農互舉以相足後鄭不從者聘使之物禮數有限何得有餘來還又且有餘來還何得有賊玄謂幣餘占賣國之斤幣者謂百官所用官物不盡歸入職幣職幣得之不入本府恐久藏朽蠹則有人占賣依國服出息謂之斤幣者謂指斤與人故謂之斤幣也

鶴山先生云古者關譏而不征澤梁無禁此不知何以關市有賦而關市

之賦何以專共王之膳服又先後鄭幣餘之說互不同或以為使者有餘來還或以為百工之餘或以為占賣國之斤幣依國服出息此書所以可疑而康成又專以王莽國服出息等幣法以證三代誤後世多矣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充玩好之用

鄭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充此以九職之財充足式謂九式貢謂九貢及萬民之貢有餘財以共

玩好器物之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
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供玩好明玩好
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賈給凶禮
之五事大宗伯云凶禮哀邦國之事有
喪禮荒禮弔禮擯禮恤禮皆須以財貨
哀之按大宰九職任萬民此上
九功此貢即是九職之功所稅故知此
是九職之財也

鶴山先生云旅熬以玩人喪德玩物
喪志為戒且云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惟服食器用周公制禮必不專立一

條以共王者玩好之用此書所以人
疑劉歆之傳會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
出會之

鄭賦用用賦賈上有九貢九賦九功此
特言賦明兼有九貢九功亦取具焉入
者謂九賦九貢九功入大府出者謂分
置於衆府及給九式之用至歲終總會
計之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
藏

鄭良善也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其
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賈掌王之金玉
玩好兵器言玉府以玉爲主玉外所有
美物亦兼掌之三礼辨謂如顧命所陳
是也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鄭佩玉者王之所帶也玉藻曰君子於
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詩傳
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
以納其間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
賈玉藻謂天子所佩白玉謂衡璜琚瑀

用玄組條穿連衡璜等使相承受韓詩
佩玉上有葱衡者衡橫也謂葱玉爲橫
梁下有雙璜衝牙謂以組懸於衡之兩
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
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於牙著衝牙
使前後觸璜故言衡牙案詩傳衡璜之
外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於懸衝牙
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琚瑀之內角
斜繫於衡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璜蠙珠
納其間以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間先
鄭服玉冠飾十二玉者弁師掌五冕

皆十二玉

王濟則共食玉

鄭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

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賈知玉是純陽

之精者但玉聲清清則屬陽又案楚語

云王孫圉與趙簡子言玉足以苞嘉

穀使無水旱之灾則寶之珠足以禦火

則寶之服氏云珠水精足以禁火如是

則玉是火精可知云食之以禦水氣者

致齊時居於路寢恐起動多故須玉以

禦水氣也先鄭食玉屑者研之乃可食

荆公又舉北齊李預得食玉法益誤矣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

鄭角枕以枕尸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衣

裳生時服招魂復魄于大廟至四郊角

柶角七也以楔齒士喪礼楔齒用角柶

楔齒者令可飯含玄謂復於四郊以緩

賈先鄭後為招魂人之死者魂氣上歸

於天形魄仍在欲招取其魂復於魄內

故離騷有招魂篇王有七廟及寢皆復

焉獨言大廟語雖不足義猶可又言至

四郊後鄭不從之角柶角七也既夕礼

楔貌如輓上兩未狀如枇杷按屈中央
楔齒玄謂復於四郊以綏者夏采云以
冕服復於大廟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
破先鄭於四郊亦以衣服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

鄭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禕擇音之屬
皆良貨賄所成第簣也司農云衽席單
席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賈以燕字為
日衣服已下至褻器皆是燕案內豎及
葬執褻器以從遣車彼褻器振飭頽沐
之器與此注不同彼從葬於死者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敦王

音對

鄭敦槃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槃盛血
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
軟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
故書珠為夷司農云夷槃或為珠槃玉
敦軟血玉器賈敦槃類珠玉為飾槃敦
應以木為之珠玉為飾特牲少牢敦盛
黍稷郊血及血以告殺當以槃盛血也
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軟之以盟
珠槃以盛牛耳者祭祀之時有黍稷故
郭中盛黍稷今盟無黍稷敦中宜盛血

牛耳宜在繁荆公盟必割牛耳取血相與歃之牛耳以示順聽血則告幽之物示信之由中也珠槃玉敦蓋歃血之器也珠陰精之所化玉陽精之所生以陰陽之精物為器而使掌王生服死含之物者共焉則示諸侯以信之至也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鄭謂百工為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餽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文織畫及

繡錦賈言凡王之獻金玉者此金玉已下皆是擬王獻遺諸侯故云受而藏之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者若正法上於下曰賜下於上曰獻若尊敬前人雖上於下亦曰獻是以天子於諸侯云獻故知金玉是獻遺諸侯者也况諸侯中兼有二王後王所尊敬自然稱獻也若王肅之義取家語曰吾聞之君取於臣曰取與於臣曰賜臣取於君曰假與於君謂之獻以此推鄭君鄭君弟子馬昭之等難王肅禮紀曰飲

五君洗王爵獻卿况諸侯之中有二王
後何得不云獻也齊侯來獻戎捷齊大
於魯言來獻明尊之則曰獻未必要卑
於尊乃得言獻

鶴山先生云君有饋焉曰獻賜焉則
曰寡君獻之義通上下可言富鄭公
使北以死爭獻納二字惜不舉此二
語折虜尤功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賈此謂王於群臣有恩好用燕飲而賜
之貨賄者也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
器以待邦之大用

鄭大用朝觀之班賜賈掌受九貢已下
大府頒之內府受藏之也良兵良器冬
官百工所作亦由大府而來良兵謂弓
矢及矛戈戟五兵之良者良器謂車乘
及禮樂器之善者以待諸侯來朝觀給
頒賜常給九式及弔用是大府所給也
玩好之用王府所給也此又以待邦之
大用明是朝覲頒賜可知

凡四方之弊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

賄入焉

鄭諸侯朝聘所獻國珍賈凡四方之弊
獻者謂四方諸侯來朝覲及遣大夫
來聘問將幣三享貢獻珍異有此金玉
及齒革之等覲禮所云一馬卓上九馬
隨之龜金竹箭分為三享是也聘禮東
帛加璧庭實乘皮是也此因朝聘而貢
先入於掌貨賄入其要於大府乃始通
之於內府也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九
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鄭王所以遺諸侯者冢宰待四方賓客
之小治或有所善示賜予之賈耶上主
之獻金玉兵器已下是也彼據藏之此
據用之以冢宰貳王治事或有所善亦
得賜予之云所善釋經中好也三禮辨
謂口者居臣一體榮辱共之故列國之
賓至大夫有餼有饗有食則冢宰之有
好賜予亦其宜也好賜予猶春秋傳所
謂好貨也

事見昭公六年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
用凡有灋者

鄭布泉也布讀為宣布之布其藏曰泉
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
入出謂受之復出之共百物者或作之
或買之待猶給也有濶百官之公用也
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
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
之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
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
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
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
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
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
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
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賈周景
王以下並漢食貨志文案周景王時患
泉輕將更鑄大泉單穆公曰不可王不
聽鑄大泉文曰寶貨漢與為秦泉重難
用更令民鑄榆莢錢至孝文有司言榆
莢三銖輕易姦詐請鑄五銖至王莽居
攝變漢制更造大泉徑寸二分重一十
二銖文曰大泉直五十又造契刀形如
刀直五百又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

一刃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至
莽 真罷五銖錢異作泉布多至十品
其亦有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
厚布幼布玄布小布是為貨十品也其
泉十品者莽居攝作大泉錯刀契刀即
真作小錢 錢幼錢中錢壯錢元鳳年
更造貨布與貨錢為十品莽以劉有金
刀罷契刀錯刀鄭云後數多易不復識
本制據秦漢至莽已前而言也後孝作
五銖錢至莽世數既多故云久行也今
存於民間有貨布大泉已下者是後莽
至漢末鄭君時見行此三者案彼文其
貨布直云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
圜好徑二分無有竒廣八分半足支
長八分等十一字此並鄭君目所視見
以義增之玉莽大泉與景王大泉亦異
也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
喪記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弊齋賜予之
財用

鄭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
齋鄭司農云齋或為資今禮家定齋作

資玄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齋次為声從
具變易古字亦多或賈資行用也古者
君臣謀密草勅末知所之遠近問行用
當知多少而已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
之服不會

鄭皆來受賈但外府所納泉布所積既
少有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即取餘府言
王及后不會以衣服異於膳羞與所加
禽獸故通世子可以會之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

國都鄙言府之治

鄭逆受而鈎考之賈案大宰六典治邦
國八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但司會是
鈎考之官還以此三者鈎考知得失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凡賦之灋
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今民職之財
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
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
者之貳以逆群吏之台而聽其會計

鄭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國
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

書謂簿書契其最凡也叛戶籍也圖士
地形象田地廣狹賈此九式用九賦故
以郊野以下依記大宰九賦次第以釋
之彼九賦一曰邦中之賦當此官府此
郊當彼四郊之賦據遠郊言之故云去
國百里郊外曰野大總之言政此野當
彼三曰邦甸去國二百里又當彼四曰
家稍故鄭云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
也此經縣當彼五曰邦縣之賦故云縣
四百里此經都即彼六曰邦都之賦故
云都五百里云書謂簿書者漢時以簿

書記事至於餘物記事亦謂之簿書舉
漢法而言書契即小宰八成取予以書
契之類最九謂計要之多少以為契要
版戶籍也者漢之戶籍皆以叛書之上
地之圖有其形象即是民之田地廣狹
多少皆在於圖也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
歲成

鄭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
歲之出故書互為巨杜子春讀為參互
賈案司書職云凡稅歛掌事者受法焉

及事成則入要貳焉職內云掌邦之賦入職歲云掌邦之賦出參互鈎考明知此二官出內事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鄭周猶徧也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以鈎考以告賈四國謂四方諸侯之國徧知諸侯之治以此職文書以詔王及冢宰以其冢宰者副貳王之治事故併告之荆公以三攷之為參以兩攷之為互逆邦國都鄙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又攷其歲月日成則四國之治皆可知

也然後以所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弊使凡于職弊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

鄭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變言之者重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叙猶比次也謂鈎考其財弊所給及其餘見為之簿書故書受為授鄭司農云授當為受謂受財弊之簿書也玄亦受錄其餘弊而為之簿書

之入于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以藏將
朽蠹賈古有簡冊以記事若在君前以
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當
持簿簿則簿書也賈變九賦九貢凡正
變九式言九事重以其職明本而掌之
非徒相副貳也其相副貳者謂司會八
法八則之貳是也云所給及其餘見為
之簿書者司書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
財明知敘其財者所給諸官餘不盡者
即以餘見為之簿書擬與 會鉤考之
荆公敘其財則敘掌事者之財以知其
所餘受其幣則受官府都鄙凡用邦財
者之幣使入于職幣則所餘及弊皆使
入于職幣也上之用財但知多少而闕
之非是會王用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噐械
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
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鄭械猶兵也逆受而鉤考之山林川澤
童枯則不稅賈言三歲者三年一閔天
道小成考校羣吏須有黜陟故云三歲
則大計羣吏之治羣吏則百官也民之

則用謂幣帛多少器謂禮樂之器械謂
 兵器弓矢戈及戟予此等則器械之數
 皆知之又云以逆羣吏之徵令逆謂鉤
 考此司書知民之財器已下川澤已上
 恐其羣吏濫徵歛萬民故知此本數乃
 鉤考其徵令也所稅稅其有山林不茂
 為枯則無林木川澤無水為枯則無魚
 鼈蒲葦不稅之荆公凡在民者皆知其
 數然後知羣吏徵令有當否知其有當
 否然後可得而治正也
 凡稅歛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

焉凡邦治攷焉

鄭法猶數也應當稅者之數成猶畢也
 攷者攷其法於司書賈當稅者之數即
 上田野夫家之等邦之所治有善惡皆
 來考於司書者以司書大計羣吏之治
 知具功過故也荆公要貳物數之要要
 書之貳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
 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
 之賦用

鄭辨財用之物處之使種類相從總謂

簿書之種別與大凡官府之有財入若
關市之屬賈賦入賦是總名執其總謂
稅入多少總要簿書賦之所入先由職
內始至大府大府分致於衆府官府都
鄙有財入若關市之屬者司關司市皆
屬地官市皆有出稅言蜀者兼有城十
二門亦有稅入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鄭受財受於職內以給公用貳者令者
謂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書
之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

干給某官某事賈其有官府合用官物
而受財者並副寫一通敕本文書與職
內然後職內依數付之故云受其貳令
書之貳令謂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
所可者案御史職云掌贊書彼注云王
有今則以書致之則贊爲詞若今尚書
作詔文是其用官財者先奏白於上王
許可則御史贊王爲辭下職內是其貳
令職內則書之爲本案然後給物與之
若然職內上入職歲主出職內分置於
衆府職內亦有府貨賄留之者故得出給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則用之出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鄭亦參互鈎考之亦鈎考今藏中餘見爲之簿移用謂轉運給他賈案司會參互考成彼注云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職內之入職歲之出以三官相鈎考此職內逆職歲明兼有司之要貳故言參互此言叙財案司書以叙其財注謂叙猶比次亦謂比次職內藏中餘見爲簿書以待邦之移用更給也官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則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

鄭以貳者亦如職內書其貳今而編存之賈職內云凡受財者受其貳今而書之此官主出所出亦皆由上令所出前後不同亦皆書其貳令編存爲案以待會計而攷之也

凡官府都鄙詳吏之出財用受式于灋之職歲

鄭百官之公用式灋多少職歲掌出之舊用事存焉賈以其出財用皆爲有事事有舊法用有常職歲出財皆有舊法

式在於職歲故須受法於職歲也

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

灋贊逆會

鄭助司會鈎考群吏之計賈鄭謂叙受賜者之尊卑王與冢宰所有小賜予之事以叙與職幣授之至歲終會計之時則以式灋贊助司會鈎考會計之事故云以式灋贊逆會職內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此職歲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二官一出入皆書其貳共相鈎考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鄭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謂軍旅賈職幣主餘幣給諸官之用亦依灋式與之故云掌式灋以斂官府已下之幣幣則餘幣也以此官主斂餘幣故知幣謂給公用之餘別言用邦財謂國大事惟有軍旅

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

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拊音蒸之上
声枚助也

鄭振猶也檢也掌事謂以王命有所

作爲先言歛幣後言振財互文與定也
故書錄爲祿杜子春云祿當爲錄定其
錄籍司農云揭之若今時爲書以著其
幣賈振者拊也撿也以財與之謂之拊
知其足剩謂之撿職幣撿掌事者有餘
則以受取故云振掌事者之餘財知掌
事以王命有所作為以上經官府已下
是其國家常事此別言掌事是王命有
所作為先言歛幣後言振財互之者凡
用國家財物皆先振而後歛今於上文
直言歛不言振則有餘亦歛之可知上

經歛得幣皆當辨其物知其色類及善
惡而奠其錄者謂定其所錄簿書色別
人一府以書揭之者謂府別各爲一牌
書知善惡價數多少謂之揭小賜予此
謂常賜予王府王之好賜內府王豕宰
之好賜此二者非常賜外府及典絲枲
三官言賜予與此職幣同是國家常賜
予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質之
賈以其職幣主出故歲終與司會會之
下贊之亦贊司會之會事三礼辨振猶

舉也亦幣餘之屬也

中車凡車之毀折入齋于戰幣此亦

之餘類定其錄而揭之但掌其籍而不私

其財耳古者上下相信而吏姦不行方
率作興事之初其予財固稍寬也有餘
則歸之公上宜矣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六終

